



# 大地的女儿

(美) 史沫特萊著

511  
抄-0424  
820

# 大地的女兒

(美) 史沫特萊著

廣角鏡出版社

## 內容說明

本書是美國已故作家和新聞記者史沫特萊的自傳體小說。作者生長於一個貧困的礦工家庭，幼年跟隨父母居住在美國西南部的礦區裏；後來，爲了求學又曾四處流浪，度過了幾年艱苦奮鬥的生活。這本書所描寫的就是她在這時期的生活經歷。作者的父母都是淳樸勤勉的勞動者，可是在爾虞我詐的醜惡社會裏，不管他們怎樣辛勤勞動，也無法使一家大小過着安定的生活。母親因爲積勞過度而病死，父親在灰心之餘轉而酗酒。她自己雖然刻苦求學，希望能將弟妹撫養成成人，可是這一家人最後仍舊免不了家破人亡。這種慘痛的經歷使她對她所生長的社會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也對她選擇人生的道路有深刻的影響。

Agnes Smedley

### DAUGHTER OF EARTH

---

Coward-Mccann, New York, 1935

## 大地的女兒 (美)史沫特萊著

---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香港莊士頓道186號二樓

單風書局發行  
莊士頓道184-186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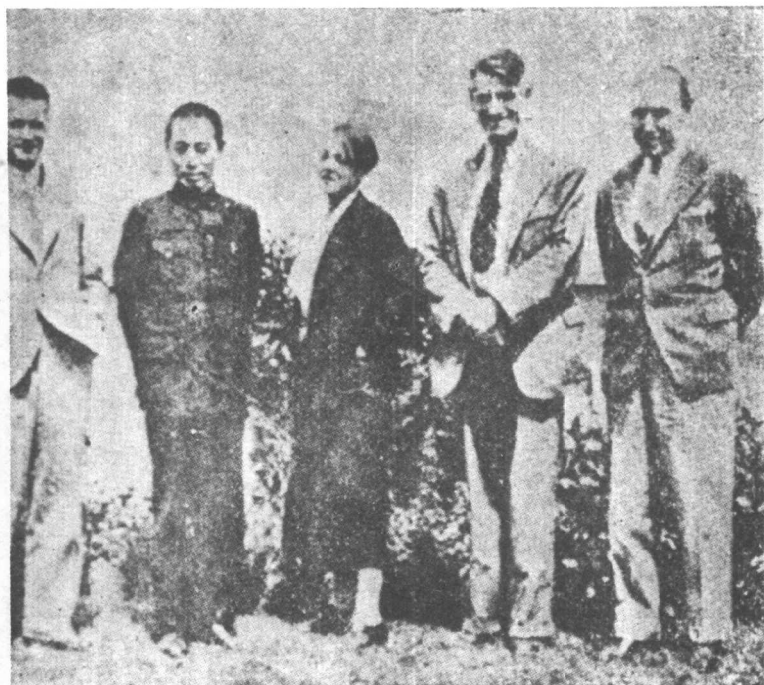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承印  
九龍炮仗街75號

書號222.10  
129×198毫米

---

1976年9月初版

HK\$ 6.00



周恩來與史沫特萊，攝於1938年。

## 出版說明

本書作者史沫特萊是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和作家。

史沫特萊於1894年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北部一個貧苦的工人家裏，幼年時就跟隨父母移居到科羅拉多煤礦區，在艱苦貧困的環境中度過了她的童年時代。由於家庭貧困，她和她的姐弟們都沒有機會受到正規的教育。後來，她依靠一個姨母的幫助，學會了打字和速記。她渴望求得新知識，曾先後在許多學校裏讀過書。她當過女侍、剝烟葉女工、書刊推銷員等。1919年，她在一艘開往波蘭的貨船上當女侍，到了歐洲。在柏林僑居的八年中，她與當時印度獨立運動的革命者過從甚密。1928年，她以《佛蘭克福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此後十三年中，她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國。她曾經在上海參加中國的進步文化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她到過延安，在山西前線做過戰地救護工作，和中共八路軍戰士們生活在一起。1941年，她因病回到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政府的反共勢力抬頭，對史沫特萊的迫害也就日益加甚。麥克阿瑟甚至親自出馬企圖誣衊她是「蘇聯間諜」。1949年，她被迫流亡英國，1950年5月6日病逝於英國牛津。

史沫特萊極為關切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她的許多著作，都是為了向西方人士介紹中國革命的真相而寫的。她的主要著作有：《中國人民的命運》(1933)、《中國紅軍在前進》(1934)、《中國在反攻》(1938)和《中國的戰歌》(1943)、《偉大的道路》(1943年)。

《大地的女兒》作於她來中國的前一年——即1927年，1929年初版，是史沫特萊的自傳體小說，寫的是她二十歲以前的生活。本書中譯本曾於1932年由上海湖風書局印行初版。

中國「作家出版社」曾於1956年11月根據1935年出版的修訂本作過校訂而重排出版，我們這裏所刊印的，也就是「作家出版社」的版本了。

廣角鏡出版社

1976年9月

我面前是一片汪洋的丹麥海。冷清清，灰沉沉，廣闊無垠。海洋和灰黯的天空融成一片。一隻飛鳥，張開兩翼，在海上翱翔。

我在這裏寄居幾個月了，凝望着海——提筆寫這一篇人生的故事。我寫下的不是一件供人在閒暇時鑒賞的精緻的作品，也不是一支能夠使人心曠神怡，忘却世間煩惱的樂曲。這不過是在絕望和痛苦中所寫的一篇生活的故事罷了。

我描寫地球——就是我們全人類由于某種奇遇偶然生存在它上面的那個地球。我描寫貧賤的人們的快樂和悲哀，寫他們的孤獨。寫他們的痛苦，也寫他們的愛情。

這些日子，我面前的天空，正和我的心情一樣黯淡。渺茫無涯——也正和我的生活一樣。我活了三十年，這幾十年裏，我嘗遍了苦澀之泉。我曾經戀愛過，在那短短的時間裏，痛苦算是離開了我，可是有時候愛情本身就是痛苦的。

我現在正站在一種生活的盡頭，快要踏進另一種生活的門檻。我正在沉思，正在估量。我的四周是過去生活的斷壁頽垣。如今，認識和毅力代替了盲目的信仰，經驗給了我知識，我不再是懵懵懂懂的了，我有工作了，它的範圍與意義都是無窮無盡的。這些還不足以抵得過愛情嗎？

我注視着水而遐想。我曾經一度這樣想：還不如到海底裏去尋找我的前途哩。但是現在，我却選擇了另一條道路。

我記得母親有一條百納花被，是她拿鮮艷奪目的碎布鑲成的。她還縫過一條暗藍色的被。那藍被，我看一會兒就夠了，那百納花被，我却戀戀不捨地看了又看。對於我，這是一種奇遇。

我將把我這些生活的斷片收集起來，綴成那樣一條百納花被，或者刻成一件花樣有趣參差有緻的鑲嵌工藝品——這也會是一種奇遇吧。

死，也會是美的。但我不是那種為美而死的人。我屬於爲了其他原因而死的一類人——爲貧困所折磨，爲財富與權威所欺凌，爲了偉大的

目的而奮鬥的人。我們中間也有少數人的死是由于經歷了愛情的痛苦或幻滅而感到絕望，但是對於我們大多數人說來，“地震反而開闢了新的泉源。”因為我們是屬於大地的，我們的鬥爭也就是整個大地的鬥爭。

我有生以來的第一件記憶，是一種異樣的愛情與神秘的感覺。我那時還實在太小，所以只能回想起當時的一些感覺——此外什麼也不記得了。我記得父親在睡夢中緊緊抱着我貼在他龐大的身軀上。這究竟是記憶的開始呢……還是一種夢境？

那時候，我頂多不過一歲——因為這時比九十年代中期，我和姊姊安尼在日光和煦的草地上——一株枝葉扶疏的胡桃樹下玩耍的童年時期，還要早得多。父親在山頂上乾草田裏幹活，我可以聽見他說話——聲音低沉而柔和。母親手裏提着兩桶水，沿着幽長的小徑，朝山上我家的小木屋走來。她赤着腳，風卷起那寬大的洋布衣裳，緊緊裹在她苗條的身體上。

你若是從井邊再往前走兩步，就會來到一條陰郁的，長滿了密密的叢林和高高的榆樹的溝渠邊。溝對岸的遠處，一簇簇濃密的小樹叢下面，開着一片鮮花，又豐腴又嬌嫩，經不起一線陽光的照射。它們一株株獨自開放，花枝柔和地擺動着。這些都是花朵的嬌柔玄妙的思維啊。在我童年的心靈裏，它們都是有生命的；我和它們談話，我也和草地上胡桃樹梢的風談話。

我們很窮。但是我并不知道。因為全世界好像都跟我家一樣——至少密蘇里州北部綿延二百哩內的這個世界都和我們一樣。一片崗巒起伏、出產菲薄的石田瘠地一直伸出地平線外，接上了太陽落山處的天空。在我們看來，這世界的疆域一邊是縣城，另一邊是密蘇里河。北面邊界上有一座數百居民的市鎮。至于南面邊界上——在我父親的想像中，密蘇里河上有一座叫做聖約瑟的神秘城市。然而他是一個充滿漂泊者的心情和幻想的人物。人們聽他講那些有聲有色的冒險故事，并不一定相信。因為他跟他們不同；實在的，他幾乎可說是一個外國人。在我們的世界裏誰也不知道他的家世。他們這一家人不是農民，有人說他們不穩定，不可靠——是一羣游手好閒的浪人；他們的血管裏有印第安人的血液……而外國人或印第安人，你是永遠不能信任他們的。

後來，我們這世界的範圍擴展到堪薩斯城。這是由于我的一個年輕表兄弟的離家出走，震動了全村。三個月以後，他回來了——變成了一個有教育的人。他已經是個理髮匠了……還穿着公司裏買的衣裳。

我坐在那裏，模糊地想起了愛情……想起了火……想起了紅顏色。是那隻棲息在我們櫻桃樹上的紅鳥嗎？……是那件我小時候穿過的紅外套嗎？……哦！我想起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正在燒火——一堆可愛的火。我的爐子是石塊砌成的，爐壁就是我家那兩間木房的板牆。離我燒火的這面牆不遠的地方，有兩棵高大的柏樹，中間掛着一個秋千架。火焰輝煌豔麗地燃燒着；假如不是給我母親發現了，拿她的鋼頂針敲我的頭，這火必定會燃燒得更加豔麗。她常常用繃硬的鋼頂針敲我，敲得我惱怒不堪。我的豔麗的火，光榮的火，她只要一發現，就要將它撲滅……同時也好像撲滅了我心中的什麼東西……火焰閃爍的時候，多麼溫暖，多麼可親啊！現在我懂得了火與愛的本能之間的精神聯繫。我母親却不懂這些，她在學校裏只上到六年級。我父親也不懂——他只讀完三年級，他說，這對於一個男子已經夠了。只有花花公子和婦女才需要教育哩。

我記得母親的鋼頂針的敲擊，也記得那打在身上像小刀一樣鋒利的樹枝。她爲什麼要時常鞭打我，我不知道，我懷疑她自己是不是知道。她說我玩火，說我撒謊。我看不出這與她有什麼相干。她那不愉快的結婚生活一年一年過去，兒女愈來愈多，她鞭打我的次數也愈來愈多了。我原先不知道有時可以還擊那些無緣無故打我的人；但是我逐漸明白了，只因爲她身材比我高大，她才敢隨意擺弄我。我於是急切地盼望長大起來。

她更想出了新的鞭打人的方法：她手裏握着樹枝站在那兒，命令我走上前去。我哀求，我哭喊，我想逃走，但是，最後我還是不得不走過去。她并不用手抓住我，却逼我自己挑選一個地方站定，任她沒頭沒腦地鞭打。事後，我要是跟一般小孩一樣嗚咽不止，她就勸令我停住，不然，就要“把我踩到泥裏去”。我記得有一回我沒有馬上停住，她就像老鷹一樣撲到我身上亂打——頭上、背上、裸着的腿上，一直到我帶着創痛和恐懼哭喊着逃出去找尋我的父親。然而我能向父親說什麼呢？——我還小，說不明白。而且他也不會相信。

我的母親屢次說我撒謊。其實我并不知道什麼叫撒謊。我從來就弄不清楚。我分別不出什麼是現實，什麼是幻想。我以爲，樹梢的微風確實帶來了許多故事；棲息在櫻桃樹上的紅鳥確實在向我低語；樹林中豐腴柔嫩的鮮花對我笑，我也用笑回答它們；田裏的小牛跟我長久地談話。

後來，我終於知道了什麼叫撒謊；爲要哄我母親住手，我就撒謊——我說，是的，我撒了謊，請饒恕我，於是她又怪我早不承認，繼續鞭打



我。不多時以後，爲了避免挨打，我學會了只把我認爲她要聽的事情說給她聽。

“我這幾個孩子當中，只有瑪麗不聽話，而且還撒謊。”她常常對客人或鄰居這樣說。起初，我還因爲羞愧而掉淚；慢慢的也就不在乎了；再往後，我竟承認這是事實，連否認也不想否認了。

學會說真話，這可算是我平生最艱苦的奮鬥之一了。凡事不全說真話，差不多成了我的天性。我如今要用痛苦和眼淚來洗滌母親的鞭撻在我天真的童心上所留下的一切痕迹。她縱然打我，我依舊需要她的愛，只要她對我稍稍和氣一點，我便以愛來回報她，因此，直到許多年以後，我才不再期望她愛我。我現在明白了：我的母親和我的父親，以及我們的環境，都妨礙着我的愛和生活得到正常的發展。他們要我相信自己是個壞家伙……我也就承認自己是個壞家伙，正如我承認自己撒謊一樣；因爲他們好像總是不會錯的。然而我也曾流過一些永遠忘懷不了的眼淚……據說是毫無意義的童年的眼淚，據說是很容易忘記的童年的創傷。哦！我不願意再回想這些眼淚和痛苦了。

西方湧起了一堆深藍色的濃雲，朝我們這個方向隨風飄來。接着雲堆變成了陰沉的黑色，一道不祥的黃光從雲間穿出，愈來愈大，順風向前奔馳。我們——六歲的姊姊安妮、才學步的妹妹碧兒、麗斯和我——驚惶地瞧着這道黃光，因爲這黃光是危險的象徵。龍卷風刮來了。

父親和母親都不在家。安妮喊住我的時候，我正在屋後面玩火。她想拉我們穿過一大片玉米田到遠處的一個農舍裏去，可是她忽然停住了腳，尖聲歡呼起來。我們都抬頭張望：在遠遠的那邊，父親和母親轉了一個彎，在正那條長長的白色的小徑上飛奔。他們騎着那兩匹父親常常向人誇耀的雪白的馬，跑在即將到來的風暴前面；馬蹄得得地在灰白堅硬的路上奔跑。聲音愈來愈響，他們像閃電一般沖進院子，一直沖到屋門前，母親從馬鞍上一躍而下，父親一步也不停地把馬趕進了馬房。

我們立刻全都鑽進了地窖，父親抱着牀墊、鴨絨被褥和毯子走在最後，手裏還拿着一柄斧頭，母親尖聲叫他把新縫鈕機和自鳴鐘——她最寶貴的兩件財產——帶進來，並且把屋門闔好。大風暴的前鋒已經來到我們這裏。父親急急跑下台階，把地窖門拉下來緊貼平地，把插插門牢。我們靜靜地等待着。

地窖裏只點了一個燈籠。四周圍潮潤的空氣裏，散發着各種各樣的氣味：泥土的氣味，蜜餞水果的氣味，甜瓜和蘋果的氣味，新鮮黃油的

氣味，陶罐裏盛着的厚厚的奶油的氣味。在這樣的龍卷風當中，躺在這樣柔頓溫暖的鴨絨被褥上聞着，聽着，看着，感覺着一切，多麼像在野餐啊！

忽然傳來了一陣狂風暴雨般的吼嘯，同時好像有什麼東西落在地窖的門上。

“別鬧，”我父親對母親說。“就算我們給埋起來了，我還帶着斧頭哩。”

“要是什麼東西把通風孔堵住了呢？”母親抬眼望着頂棚中間的木頭的小通風孔。

“我告訴你，我能給咱們劈開一條出路的。還沒有發生什麼了不得的事情，用不着你那樣慌張。”

我聽着他的聲音，心裏想：有了他，地球上任何龍卷風都不可怕了。

吼嘯聲還在繼續。我父親的聲音從台階上面通往地窖口的甬道傳來。

“這並不是龍卷風，”他拔開門門，從門縫裏向外窺探。“屋子並沒有被刮走，柏樹擋住了風。”長時間的靜默。然後，“風勢小一點了。沒有危險了。”

“誰也說不定。”

“我可知道。我聽說過聖佐地方遭到的一次龍卷風。風把那裏的牛呀、馬呀、人呀、房屋呀、籬笆呀都吹了起來，扔到好幾哩以外的地方。風在田野上一口氣掃過了六十哩，人們想用炸藥把它轟散。你在幾哩以外就能看見它遠遠刮來，好像一個又長又黑的烟囱。……有一個地方的一所燻肉房給風吹了起來，恰恰落在十呎以外的地方！在那次龍卷風當中失蹤的足有一百人。”

我記得很久以後我曾對一個女朋友說起，有一次龍卷風把我們的燻肉房，連馬帶牛一起刮走了，不過我們的屋子剛好被拋在十呎遠的地方，明明白白地落在那裏！在那次龍卷風當中失蹤的足有一百人。我這樣對她講，並且還給她描述那些屋子、籬笆、人、馬怎樣從天空中落下來，掉在我們四周的情況。

我真不愧是我父親的女兒！

一羣陌生人牽着一匹高大的黑雄馬從山那邊來到我們農場上。婦女們都不跟男子一塊到放馬的草地上去，小孩子只准在房子後面玩耍。這樣一來，我們偏偏更不肯到房子後面去玩了。我父親走到母親這裏，拿了幾塊錢，又回到草地上去。後來，陌生人就牽着雄馬走了。一切都那

麼神秘，一種沒有人肯談論的神秘。

幾天以前，一頭母牛生了小牛。我親眼看見了這件奇異的事，並且向我父親報告了這個消息；但是父親和母親却命令我不准再到幾分鐘以前我還在那裏玩過的，那母牛和小牛所在的田場上去。爲了怕吃“耳光”，對於我所看見的事情，我再也不敢談論，不敢問了。

我漸漸知道了性的羞恥和秘密。同時我還知道一些別的事情——雄畜比雌畜值錢，似乎還更寶貴；牡禽比牝禽值錢，人們挑選時也更仔細！當我的小小弟弟快要誕生的時候，我們這些小孩子都被趕快送到另一間農舍裏去，一切東西都像是蓋上了一塊又濕又粘的秘密和羞恥的破布。太陽快要落下去的時候，一位婦人帶着勉強的歡悅用一種神秘的音調問我們可想要一個小弟弟？好像說是一只鸛鳥送來的。但是這婦人的一個十歲的小姑娘，却很懂人事，她把我們帶到雞棚後面，解釋那鸛鳥的故事，講的時候還夾雜着一些驚人的細節和大量的幻想。

第二天，我父親從鎮上買了一盒雪茄烟分敬給那些賀客，他們從各地趕來，好像慶賀他成就了什麼非常的事業一般。他們把威士忌酒瓶傳來傳去。生了一個兒子！我覺得自己被冷淡了；我跑到父親跟前，雙手抱住他那柱子似的腿，他擺開我，叫我到別處去。彷彿我有了什麼過錯……這件事對我刺激太深，使我哭都哭不出來。

“爲什麼呢？”我再三追問，但是得不到一點答覆。

我們的木屋只有兩間房間。一間裏面鋪着我們的兩張牀；另外一間是廚房和吃飯的地方，又是縫紉室和工作室。一張牀是我父親、母親和小弟弟睡的，另外一張，是我的兩個姊妹和我睡的。

一天晚上，我被一種聲音吵醒了，翻來復去總也睡不着。聲音又響起來。我提心吊膽地躺在牀上，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我雖然緊閉着眼睛，仍然害怕得不住地打戰。人生最原始的一種本能以最粗暴的姿態呈現在我面前，在我的心靈上刻下了一幅恐怖而噁心的圖畫，使我的青春年代蒙受了毒害。從那一頃刻起，我再也看不見那十全十美的母親了，自此以後她在我眼中變成了另外一個女人。一種又是愛戀又是厭惡的複雜的感情在我內心激鬥；現在當她的鞭子打在我身上的時候，只能激起我本能的憎恨。僅僅過了一忽兒，我就聽見她講些不真實的話；我以前在她身上看到的善與美——雖則殘忍——頃刻間都消失了。此後一連許多年，她和我總像隔着一條仇恨的鴻溝，互相敵視。她逐漸知道她的命令或要求對我起不了作用，於是她就用父親來恫嚇我。但這樣也沒

有用；因為父親從來沒有打過我，而且我知道他永遠不會來打我。母親有時會犯錯誤，父親却永遠不會。他只要一開口——我就會服從。我平生唯一的願望，就是學他的樣，把馬車趕得和他一樣，把草堆聚得和他一樣，使我自己像新生的小弟弟喬治一樣成爲他的驕傲。

又一天，我們坐着運貨的馬車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顛簸，小喬治端坐在車牀板上，肥胖的腮頰隨車子的震蕩而不停的顫動。我母親望着他不住地笑，他看見母親笑他，淚水就撲簌簌地順着面頰淌了下來。

“老是朝着孩子傻笑！”我父親厲聲叫道。

我心裏覺得一陣難過，就爬到我小弟弟身邊，用手臂環抱着他。他蜷伏在我懷裏，不再傷心了。父親看看我們，沒有再說什麼，母親也就止住了笑。從那一刻起，我對弟弟喬治的愛超過了一切。

我的外祖母是一個高大結實的婦人，一頭稀朗朗的灰髮飄散在她的臉上，眼睛黑得像沒有月亮的夜晚。她赤着腳走路，抽煙的時候用一根玉米心子做的煙斗，身上穿着一件寬大的長衫。我的外祖父得了肺癆病臥牀不起，她便一手來管理他們的農場，同時還管理着五個成年的兒子和八個成年的女兒。她這是第二次結婚，帶來了前夫的三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其餘的子女都是我外祖父的前妻生的。和我同年的一個女兒彌兒德理是他們二人這次結婚的果實。

說來奇怪，我這個外祖母，同時也是我的姑母，因為她是我父親的姊妹。我的外祖父常常抱怨她家世卑賤，尤其反對我的父親。外祖父似乎本來並沒有意思要和外祖母結婚。他們的結合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的母親遇見了我的父親，差不多是一見鍾情；雖然母親那時不過十七歲，他們却私奔到一個很遠的鎮上去結了婚。外祖父怒氣沖沖地追趕他們，他決不肯聽任自己的女兒委身給這樣一個人，更不用說這個人還是個半印第安人！他一直追到這個婦人的家裏才把他們找到。這婦人是個寡婦，帶領着一羣兒女，生活極爲困苦。我外祖父不幸是個鰥夫，又是個溫順隨和的人，於是這個強悍的婦人就把他拖到神壇跟前，迅速穩當地嫁給了他，就像我父親娶我母親一樣。這樣，她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我的外祖母，這兩個家族也就無可奈何地混亂起來了。我一直捉摸不定到底應該叫她外祖母，還是姑母，叫她的兒女表兄弟表姊妹，還是舅父和姨母。我最後決定叫她做馬利姑母。

她是個具有男子的體魄和氣概的婦人，婚禮一過，就控制了她的新丈夫以及他所擁有的一切。要是她用話不能說服自己的兒女或者他的兒

女，她就動手。她的手又粗又大，每天早晚兩次擠牛奶的時候，動作和男子一般有力。她提着幾桶撇過奶油的牛奶，潑在豬身上；她揉麵烘麵包的時候，兩條胳膊舞動得像蒸汽活塞，濕麵在她手掌下發出噗味噗味的聲音。天朦朧亮她便把男人們叫醒，夜裏不到她規定的時候不准上樓去睡覺。她指揮衆人摘果子——蘋果、梨子、桃子、各種各樣的漿果，然後指點女孩子們把這些果子裝罐頭的裝罐頭、醃漬的醃漬、晒乾的晒乾，準備過冬。秋天裏，她指揮衆人宰豬殺牛，然後把肉放到燻肉房裏去燻。夏天裏，甘蔗熟了，她監督大家把甘蔗割下來，然後在山腳下一個長而矮的糖坊裏熬糖。

她把自己經營管理的才能也施展到女兒們的戀愛問題上。她的兒子到別的農場上去求愛的時候，她可惜不能跟了去。女兒們可就不同了。每逢她們的情人來訪，她必定親自檢查客廳是否整齊，風琴有沒有事前打開，好讓那少年知道這是一個不可小看的家庭。她還私下給女兒們許多指示；可憐蟲來了的時候，她便親自鎖上客廳門，把我們這些小孩子趕到後院裏去玩。等那少年來拜訪過多次，她估量着任何人都應該下決心的時候，她便親自走進客廳去，問他到底打算怎麼辦。不管什麼人，看了她的那種目光，除了光明磊落地說出自己的意圖外，不敢轉別的歪念頭。

她簡直像是一支駐在外國的侵略軍。和一切侵略者一樣，她也是個專制魔王。星期日我們照例都在她的家裏——每一個人都認為這是她的家——吃飯。她坐在長桌的這一頭，我那嘮嘮叨叨的外祖父坐在那一頭。他們兩人遠遠地相對喊叫；因為桌子的一邊坐着八個男人和女人，另一邊也坐着同樣多的人，中間還擠進了不少小孩。我坐在母親身邊，小心翼翼循規蹈矩地吃着。有一天，外祖母給我切了一塊烏蕨莓餅放在碟子裏，我在餅裏發現了一只蒼蠅，便把它推在一邊。她轉過黑眼珠來瞪着我，向我宣佈了一條使我終身難忘的戒條：

“煮熟的蒼蠅是吃不死人的！”桌上的人立刻都肅靜下來；誰也不敢說話。大家都望着我，活像我犯了什麼罪一樣。我想了一想，于是把蒼蠅和烏蕨莓一塊兒吞了下去。

只有兩個孩子沒有挨過馬利姑母的打。一個是彌兒德理，她第二次結婚生的女兒，一個被寵壞了的調皮鬼。她若是看中了我的或別個孩子的什麼東西，我們都得給她。她的頭髮長得又長又密；我的頭髮却稀稀朗朗地編成一條細細的髮辮垂在腦後——很像馬利姑母的頭髮。但是馬利姑母總要我們兩人站在一塊來嘲笑我。

“我將來長大了，也會有長頭髮的。”我只好這樣說。但是她的嘲笑却留下了難醫治的創痕。每星期日她總要問我，頭髮長長了沒有。

彌兒德理剛長到摸得着琴鍵的時候，她就教她彈風琴。音樂喚醒了我內心深處的感情，我常常一個人偷進客廳裏去彈琴，彈得很輕，怕給旁人聽見。但是這個婦人總會跑到門口來，命令我不准亂彈，否則她就要給我“一巴掌”。

我外祖母從來不碰的另一個女孩子，是她的繼女海倫，一個十五歲上下的姑娘，她長着一頭古銅色的頭髮，這裏那裏還閃着火焰一般的金光。她繼母大發雷霆的時候，她却可以不動聲色地走來走去，她誰也不怕，向誰都敢公開挑釁。她用一種古怪而又文雅的玩笑來嘲弄我，我掉淚時她還拍手大笑。她的辦法是背熟幾個長長的生字，然後把這些字用到我身上：“你是一個‘叛逆’，”“你是一個‘盜賊’，”或者“你是一個‘不事修飾雀斑滿面的小鬼’！”給胡亂起上這些綽號，誰聽了能不傷心痛哭呢！

海倫想離家出外去做工。她遍訪了鄰近的農人，問他們要不要僱女工。她要賺許多的錢，然後拿這些錢來買衣裳。不久，她居然找到了一個位置，跟她父親鬧了幾場以後，到底到很遠的一個農家去當女傭了。三塊錢一個月——還有增加工資的希望。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從那以後，我却看到她對於美的要求，對於生活的熱愛，一步步和醜惡以及一切殘害生命的事情走上了同一的道路。我要問，爲什麼性質相反的東西會手牽手走在一起？爲什麼那些使海倫顯得高人一等的東西反而會把她引到毀滅的境地呢？

今天，一個婦人從我面前走過，她的笑容活像我的一個叔祖母。我有一個姑母笑起來也跟她一樣。

有一次，我們圍坐在叔祖母飯桌旁。她已經四十多歲了，可是還很漂亮。在她身邊坐着一個面孔瘦削的男人；他是一個牧師，請到這樣一位貴賓，大家都認爲是一種榮幸。他說話的時候，大家都一聲不吭恭恭敬敬地聽着。他這種制服旁人的力量，使我十分欽佩。我們正要開始吃飯，他却把頭朝菜盤低下去，把兩只手握在一起。別人也跟着他一樣做。他嘴裏嘖哩咕嚕不知唸些什麼，大家也都閉緊眼睛靜聽。

“媽媽！”我尖聲叫起來，“他在做什麼？”

“噓——”她抓住我的肩膀用力搖了一下。

我羞愧得一聲也不敢響，只顧吃飯，一面癡癡地望着那個牧師，他

吃了又吃，人們仍舊恭恭敬敬地勸他再吃一些。吃完以後，他把椅子往後一靠，張大嘴打了個呵欠，伸了一個大懶腰。其餘的男人也陪着他伸起懶腰來，但是如果女人也這樣做的話，那就是沒有好教養了。

我就這樣第一次認識了基督教，也就這樣第一次接觸了禱告。

這位牧師所以到我叔祖母家來，是因為自從她丈夫犯了殺人罪入獄以後，她在這一帶鄉村裏就出了名。無論什麼人經過這所傍山修築的白色農舍，都想借故進來歇一歇；他們或是來討一杯水，或是來探問作物的情形，或者干脆就是跑來消磨一段辰光。他們走出去以後便散布些流言蜚語，說她神色如何，又說她講了些什麼話。他們不厭其煩地把她的事情千百遍地傳述。

叔祖母和我的叔祖共同生活了好多年，生了七個兒女，也算是一個賢妻良母。我曾經聽見母親和旁的婦人們談論，說叔祖母怎樣常常偷出去會她的情人——他也是個有妻室兒女的人，名叫伍爾夫。他們相好已有多年，一向在小山谷裏一片麥田盡頭的一間破舊的小茅屋裏幽會。她有一對雙生子，今年十三歲了，雖然還姓她丈夫的姓，却實在是伍爾夫的孩子。人們都說，誰還看不出來呀！這個家族裏就從來不曾有過黃頭髮。他們一天天把這個故事說得更加詳細、更加活神活現，而我就在一旁——偷偷地——聽着。我看見一大片金黃色的麥田，麥田盡頭有一間小茅屋；茅屋前的麥子全都折斷了倒在地上，彷彿有許多野獸曾經不斷地在那裏滾來滾去。隨着故事的發展，那塊滾平的地方也愈來愈大。

我叔祖不知用什麼方法探聽出了那幽會的地方。於是他一連等了好幾天——一面等，一面守望。末了，伍爾夫終於來了，趕着車子往鎮上去。我叔祖遠遠看見他走上山坡，便取出事前裝好子彈的散彈槍走到路上去迎他。有的人說他曾對伍爾夫說明他為什麼要打死他，有的人說，他並沒有，只是走上前去，扳動彈機，開了一槍。

他被判終身勞役監禁。宣判的那天，周圍許多哩內的農民都趕到縣裏去旁聽。他們去的時候都準備向我叔祖母說一說他們對她是怎麼個看法；但是事情適得其反，他們發現她和她的丈夫真可說是患難相共，使他們這些人和整個世界的人都無從插嘴。宣判之後，她平心靜氣地安慰他；人們聽見她對他說，她要為他求赦免，即使耗盡他們歷年來的全部積蓄，也在所不惜。

從此以後，她和平常一樣，恬靜平安地過日子；人們對她獻慇懃，她多少有點感到寵幸，同時也多少有點意識到自己的處境令人羨慕。她

的兒子們對她總是十分尊重，在田裏幹起活來，也勤勤懇懇。人們走進門來，總想偷眼看一下她的雙生子。她直率地、驕傲地回答人們提出的問題；她正在設法使丈夫獲得赦免，而他呢，在監獄裏學會了一門手藝。他給她寫了許多長信，她也給他寫了回信。他的皮鞋做得真好，她很有些替他驕傲，說話的語氣好像他就在遙遠的城鎮一家華美的鞋店裏做工。男人讚美她，婦女羨慕她。那位以前從來不踏進她家門的牧師，現在沒有一個禮拜日不在她家裏吃飯；他一面吃，一面和她的成年的兒子談論農事，滿意地傾聽着她敘述丈夫製靴手藝的進步。而且，他還用一雙色迷迷的眼睛瞅她。

她總是笑嘻嘻的；有人說，不，這不是笑，這不過是一種表情罷了。

收穫節的舞會和聚餐一天近似一天了；今年，這個盛會在我們家裏舉行，幾星期以來，周圍幾哩以內那些僱不起短工的貧農，組成了一年一度的互助組，輪流到各人的農場上去收割。我家是最後的一戶。

東方的天空剛剛顯出清冷陰暗的灰色，人們就帶着妻子趕着車來到我們農場上。他們在這裏和另外一羣農人和他們的女眷會合；雖然寒氣未散，青草還帶着又冷又濕的露水，他們的聲音却已經充滿了快活的期待。

這兒真是婦女的天堂！這些婦女獨自跟丈夫在一起的時候，都是嘮嘮叨叨、畢恭畢敬、傻頭傻腦的，男人們也很少說話，偶爾開口，也總是爲了維護歷代相傳的男性的特權。但這時在一大羣人面前！你看罷，婦女們把男子支使得團團轉！男子們走來走去，叫每一個人看到他們是在受婦女們的折磨！他們一羣羣站在一張長長的松板臺子周圍，喝着黑咖啡，吃着鬆脆的炸醃肉、煎雞蛋和油炸麵卷。接着，婦女們就把他們轟到田裏或山林裏去，好像她們不下命令男人便不會想到動身似的。

男子們整天在田裏做工，在山上伐木。輕微的丁丁冬冬的斧子聲飄過日光燦爛的寬闊的林間空地。山林冷清清，土地香噴噴，樹葉已經開始變黃。馬車把伐下的木料裝得高高地拖走；一堆一堆卸在我們房子的北面以及馬車道旁邊。這是我們冬天的柴料，同時也是抵禦淒厲的北風的屏障。

婦女們整天都在削水果、切片、裝罐頭。中午的時候，斜斜的屋頂上鋪滿了一層白色的蘋果片，洒在太陽裏；等到下午，廚房桌子上就擺滿了一長排一長排果醬和蜜餞罐頭。你看看這些罐頭，就覺得自己真的做了不少工作，而不是僅僅散了一天心。因爲你若是一連幾星期獨自住



在一個小農場上，除了幾個偶然經過你面前，只來得及跟你打個招呼的鄰居外，沒有一個人可以談心，那你當然有許多事要告訴別人。各種新發生的風流韻事啦，新的食譜啦，新的服裝式樣啦，以及誰向誰求婚那種永遠新鮮有趣的故事。偶爾講起一件慘事，大家就能議論一上午。我叔祖母的故事就曾被再三傳述。有人說起海倫和她主人家的大兒子山姆·華爾克來往很密。又有人提起另外一件事，那家庭榮譽的保護者——散彈槍——曾經拿到山上一個青年人那裏去；但是他後來娶了這位姑娘。有時這羣人真有誰談到一樁稀有的醜事，這廚房裏就會籠罩上一陣靜默。達到這種時候，我總被支使到屋外去。有一次，我故意在近處走來走去，於是聽到我母親大聲喊道：

“強迫她！這話可不能這樣說！我不相信！”

飯餐的時候到了，男人們又回來吃飯。飯菜都擺在屋外高大的柏樹下用鋸木架撐着的幾塊長板上。男男女女的血液似乎都奔騰起來。所有權的束縛被遺忘了或者受到了公開的嘲弄。男人和別人的妻子胡調。婦女們昂首闊步挽着別人的丈夫共進晚餐；男人們更當眾宣布他們私奔的念頭。戲謔，喧笑，混作一團，嫉妬被認為是一種惡劣的破壞禮節的行爲。在家裏的時候，男人可以惡聲惡氣折磨自己的妻子，可是在這裏，他們却不敢流露半點不情願。人人都彷彿在重溫那一去不復返的氏族社會的舊夢。

接着，又是工作，繼續工作，有時候一天，有時候兩天，有時候三天。這種時候，雖然工作很辛苦，却充滿愉快和歡樂。尤其是當男男女女在一起的時候，更是興高采烈。最後，那熱鬧的晚會來到了。在我們屋外，男人們搭起了一個四四方方的大跳舞台，台上撒着蠟燭屑，光滑得像玻璃一樣。

這真是個盛大的跳舞會——了不起的跳舞會！樂隊是一把六弦琴和一把提琴。我因為有了這樣的雙親而自豪——我的母親窈窕文雅，我的父親穿着長袖襯衫站在舞台中央多麼漂亮，他叫道：

“喂，朋友們，挑選你們的侶伴，跳一個迴旋舞！”

我的父親是多麼神氣啊！提琴隨着他的號令開始演奏，我的父親和母親也隨即領着大家跳起舞來。他們轉來轉去跳着舊式的旋轉舞，我母親的身子稍爲往後仰，她那鑲花邊的裙子臨風飄盪，我父親輕鬆自如地帶着她轉圈。我異常興奮，在跳舞的人羣裏沒頭沒腦穿來穿去。無論我走到哪裏，總能在跳舞台上那一羣擺動着的人們之上看見我父親的頭。他摘掉了那頂飄飄然的大帽子，這頂帽子他常常戴得很低，遮住一只眼